

目 次

原序 (黃元煥譯)	約 多 (1)
破坏 (梁立基譯)	卓別尔·阿·阿 (1)
最后一次會議 (湯家翰譯)	阿卡姆·韋斯比 (22)
D 号牢房 (黃元煥譯)	沙·阿南塔古納 (34)
苏卡艾西 (黃元煥譯)	苏吉阿尔蒂 (50)
来自流放地 (楊松齡、蘇河獻譯)	
.....	德·伊斯干达尔 (59)

破 坏

卓别尔·阿·阿

—

在东苏門答腊的一个小市鎮外，紧挨着一家橡胶和烟草种植园，有一个小小的打铁鋪。一次不幸的遭遇把我带到了那里。那时我才十六岁，还是一个文盲。我正急着要找活干，于是便恳求一位铁匠收留我做徒工。铁匠是个中等身材的人，不像我见过的一般铁匠那样身强力壮，他滿臉都是絡腮鬍子，其实年紀并不很大。

我也許是因为年紀小，求事心切，所以帶着一副可怜相向他苦苦哀求。这使他有点恼火，用严峻的目光瞅了我一眼，生气地說：“你这个人怎么动不动就哭哭啼啼呢？年轻人应该有自尊心和自信心！你这样低声下气地哀求，人家只会廉价雇用你。而且还要瞧你不起！”

听他这么一說，我有些心慌意乱，連忙把头低了下来。铁匠馬上又說了：“干嗎又要低头呢？来，把头抬起来，說吧，瞧你这副瘦骨头，还能干什么活呢！”

我照他的話把头慢慢抬起来，說：“我沒有干过活。”

“那你打算做什么啊？”

“听您的吩咐，什么活我都願意干。工錢也全由您斟酌。”

“这又不对了。”他說話的語气和緩不少，“不能那么办，應該事先商量好，做到合情合理、双方同意才对。”

他叫我在火炉旁坐下，炉上放着几块燒得通紅的铁掌。他給了我一杯茶和一片烤白薯，然后坐在一張凳子上又問起我来：“你怎么不到种植园去找活干呢？”

“我去不得那儿，大叔！”

“为什么？”

“因为……因为我爹……”我犹疑起来，不敢再往下說，怕說出来他会不收留我。

“怕什么，說下去，你爹怎么了？”他催促着。

我迟疑了一会儿才开口說：“我說了你还收留我嗎？”

“只要說实話，我一定帮助你。要是撒謊，那我只能作另外的打算了。”

我还是不敢馬上回答。他看我还在犹疑，便連問帶猜地說：“莫非你爹在那里干过活，犯了什么大錯，也許是偷了东西吧？”

“不！”我連忙否认，心里感到十分委屈，“我爹从来沒有干过那种事！他是做錯了一件事，可不是有意，是被逼的。他遭到大老板的毒打和侮辱，忍无可忍才把大老板

砍了。”

“这就是你爹做错的事吗？”他对我说的话发生了兴趣。我于是便大着胆子继续说下去：“是的，我爹差不多天天受大老板的毒打和虐待，其实也不只我爹一人。后来我爹实在无法忍受了，就在那倒霉的一天，用锄头把荷兰大老板的脑袋砸破了。现在他被判处十五年徒刑，我娘也被解雇了，我们一家从种植园里给撵了出来。”

铁匠默默地听着，不时地点点头。我抬头望了他一眼，他的双手正使劲揉搓着。

“好吧！”沉默了一阵之后，他开始说，“我相信你说的话。你爹做的对，应当这样回敬大老板，至少他维护了被压迫者的尊严。总有一天大家都会这么干，不过采用的方式会更好。”

我没有听懂最后一句话的意思。他接着又对我说：“你就留在这儿吧！说实话，活并不多，不需要添一个助手，但也不等于你完全无事可干。”

我高兴得连忙回答说：“好吧，大叔！”

他站起来摸摸鬍子，从口袋里掏出怀表瞧了一下，然后走到门口，向大路的一头眺望。他好像在等什么人，显得有些焦急。他望了一会儿，又回到屋里坐下抽烟。

“你上过学吗？”他又开始问我。

“没有，”我回答说，“种植园里没有学校。我爹供不起我到远地念书。”

“看来你頂喜欢你爹。”

我点点头。

“当然罗，每一个人都應該体貼自己的亲人。不用說你一定恨死了那些混賬的荷兰人，对嗎？”

“是的，大叔。”我回答說。

他又站起来向門外張望，头也不回地对我說：“你願意讀書写字嗎？我认为光恨是不够的。荷兰人最狡猾不过，要恨他們，反对他們，就得多多学习，你說对嗎？”沒等我回答，他又回过身来，斬釘截铁地說：“学习也應該列为你的一項工作！”他規定我每天必須用一个小时来讀書写字。

我对这个滿臉鬍子的铁匠开始怀疑起来，他到底是个什么人呢？这时，有一辆大車从大門口經過，一个短小精悍的男子汉从車上跳了下来，他弓着身子呼的一下跑进屋子里来。車子沒有停，又开走了。我認識这个人，他是我爹以前干活的乙种植区里的监工。

“我来晚了一些。”那个人一面說一面把竹帽往桌上一扔。他的头发又細又短，像黑猫身上的毛似的。他随手拿起桌上的水壶，往嘴里直灌，仿佛快要渴死的样子。

“我真以为你不来了呢！”

“哪能不来啊！”监工說着，轉过臉来看了我一眼。“噢，……这不是皮亚摩的儿子嗎？怎么跑到这里来了？”

“他当了我的助手。”铁匠代我回答。

“那好极了，好极了！”监工一面說，一面拍拍我的肩膀，鼓励我一番：“只要好好干，西門一定会把你培养成人的。”

“好了，現在說說吧，事情办的怎么样了？”铁匠問道。关于他的名字，我头一次从监工口里听到。

“沒問題，一切都办妥了。‘收割’的准备工作都已做好，就等你作最后决定了。”

“所有的‘秧苗’全插上了嗎？”

“我說过，一切都办妥了，难道还有可怀疑的嗎？”监工說罢，把剩下的白薯片一扫而光。铁匠紧鎖双眉沉思了片刻，微微地点了点头。

“啊，差点把你給忘了！”铁匠的眼光落到我身上，突然叫了一声。他立刻摸摸口袋，掏出一块銀洋，說：“你先回家去吧，把这块銀洋交給你媽媽，立刻就回来。”

我看到銀洋，高兴地从凳子上跳起来。可是，他突然又把手縮了回去：“等一等，你不能无缘无故地收下它，你自己挑选吧，是凭白无故地送給你好呢，还是作为預支給你的工資好？”

我一时回答不出，有些难为情，不知該怎么办。他用銳利的目光瞧着我：“我不是作弄你，你自己决定吧，选择哪一种方式？这块銀洋你可以拿走。”

我考虑了一下，肯定地回答他：“作为我的預支工資吧！”

“选的对！”监工咧开嘴笑了一下，大声嚷起来。我感到脸上热辣辣的。

“好，快走吧，天黑以前务必赶回来！”铁匠命令道。

我从来没有拿过那么多钱，我一回到打铁铺，便把母亲的感激告诉了西门。他只是笑了一笑。

我回来的时候那个身体结实的监工已经不在，又换了一个我从未见过的年轻人，伸直了双腿坐在床上。他的相貌有些怕人，蓄着两撮浓黑的大鬍子，头发蓬乱，身上穿的一件柳条汗衫紧紧地把宽大的胸脯裹住，外面还披着一件中式的黑衣衫，一只镶着玛瑙的海中植物制成的手镯像条小蛇似的缠在他的左手腕上。

西门指了指放在他腿边的一个小黑帽问道：“你带的纸牌够了吗，查玛？”

“我想是够了。”查玛说着，从小黑帽里掏出一张纸牌来。

“原来是个赌鬼。”我暗忖着。

铁匠穿上了一身黑衣服，连头巾也是黑的，再加上他满脸的络腮鬍子，样子格外阴森怕人。他把一把砍刀往身上一插，问道：“都准定来吗？”

“我想没有问题，也许她来不了，他的妻子在一小时以前刚刚生产。”

“地点怎么样，保险吗？”

“没问题，万一遭到围捕，脱身也容易。我和施曼把

一切都布置好了。”

他們繼續談着我听不懂的事。可他們为什么要怕圍捕呢？我想他們准是到工人区去賭博。可是在种植园里从来是不禁賭的，賭博是司空見慣的玩意儿，誰也沒來管過。

“你去睡吧。要是餓了，飯籰里有飯。”西門吩咐了我一聲，我點點頭。他們動身走了。外面，暮色已經被黑夜代替，轉眼之間他們便在黑暗中消失了。

打鐵鋪里只剩下我一個人。我打開席子鋪在地上，躺了下來。這時，我的腦子里又對剛認識的那些人產生了種種疑問。我回憶白天跟西門的談話，回憶我聽到的他們之間的談話，疑心更大了，似乎有不少神秘的東西遮蓋着他們。他們的行跡很可疑，不知暗地里在搞什麼，我一時無法了解。打鐵鋪里倒沒有什麼與眾不同的地方，跟我見過的一般小鐵鋪沒有多大區別：滿地的碎鐵塊、煉鐵爐、風箱、鐵砧、鐵鉗和鐵掌等等，無一不是一般打鐵鋪里常備的東西。

西門和帶手鐐的人很晚才回來，但并不馬上睡覺。我不知道他們盡扯些什麼，聲音小得近似耳語。後來西門坐着寫東西，帶手鐐的人却在拚命地洗牌。可是他洗牌的動作看起來却非常笨拙，沒有發薪時我在工人区里常看到的賭徒那麼熟練。

“還有時間睡一覺，你先睡吧，查瑪！”西門關心地說，“明天夠你累的，還得走很多的路，讓我一個人多抄幾份

吧。”

帶手鐮的人一聲沒吭地站起身子，伸了一個懶腰，從牆邊拿了一張席子，在離我不遠的地上鋪好，便躺下睡了。他用手當枕頭，不一會功夫就鼾聲大作起來。

當我早上醒來的時候，帶手鐮的人已走了，西門正在燒開水。我從井邊回來時，西門對我說：“今天沒有多少活干，咱們不開業了。你到市場買支石筆來，我們不應該耽誤學習，再拖到明天就不好了。你不是已經準備好了嗎？”

“是的，我都準備好了。”我回答說。

“這才對，早一天識字，你就能早一天認清誰是你的敵人。”

我買石筆回來，西門已經睡着了。我隨便干些活等他醒來。我把屋子打掃一遍，整理好凌亂的工具。桌上還放着昨晚帶手鐮的人留下的紙牌。我仔細一瞧，發現那些紙牌還很新，一點沒髒，也很少有磨損的地方。我心里不由得納悶：“他們並沒有賭博嘛！那麼一宿盡干些什麼呢？”西門睡的正香，我只好一個人跑到廚房里準備午飯。快到中午的時候他才醒過來。那一天我頭一次學會念、寫自己的名字：波莫。

二

幾個月過去了。最初我還有一些搞不清，現在終於

知道西門和經常来找他的是些什么人。他們之中有很多是从远方来的人，有的是秘密地从一些城市来的。

有一天，西門对我說：“現在輪到你来帮助我們了。你只要把在这里看到和听到的一切不跟任何人去說，就是对我們帮了很大的忙。虽說你是新来乍到，年紀又小，但我們已經可以信得过你。你想要成为一个好人，首先就必须不辜負別人的信任，哪怕为这个遭到困难也毫不在乎！”我向他保证一定不辜負他的信任。从来沒有人这样信任过我，从来沒有人把自己的秘密全部告訴过我，难道我能辜負別人的信任嗎？

“記住，这可不是一件小事，我和其他同志的安全都和你有密切关系，而更重要的是我們事业的安全。”他接着又說，“你是个好孩子，聪明伶俐，很有前途。美好的生活和美好的日子在等待着你。我們的目标是远大的，那就是祖国的独立和全体人民的自由。让自由属于我們大家，属于像你爹那样的人吧！”

从此以后，西門跟我聊天的次数越来越多了。他向我讲解各种問題，也叫我做各种差事，如送信，給同志們傳達指示等等。

帶手鐲的人有时候也来。我变得很喜欢他了。說实话，他并不阴森可怕，而是一个溫厚的好心人。有时候他也找我聊天。

每逢人数不多的时候他們就在打铁鋪里开会。人人

手里拿着紙牌，展开討論或辯論。我在外面放哨，遇到有可疑的情况就立刻向他們报告。我已經认得好几个密探和特务。以前一碰上这些家伙，西門就指点給我：“那就是荷兰的狗腿子，他要是来跟你扯話，得当心一点，誰知道他要的什么花招！見他来了，最好是躲开点。”

我受到这样的信任，心里感到非常自豪，仿佛自己已經长大成人了。我經常問这問那，但不能說我已經能全部理解他們所說的話和所做的事。“不，現在还不到你該知道的时候。”他經常这样回答我的提問，或者說：“等着瞧吧，将来你自己会明白的。”

有一次我問西門：“‘收割’和‘炭箕’到底是什么意思？”

西門立刻反問我：“你打哪里听来的？”

“你們自己常說的呀！”

“嘿，你的耳朵太尖了。我們說什么你全听进去，这可不太好。”

“可我从来沒跟任何人說过呀！”

“你要是說了，我早就把你的舌头拔掉啦！”帶手鐐的人恶狠狠地插进一句。

从此我越发小心謹慎了。

打铁鋪的活并不是西門的主要工作，但他仍然跟我一块儿做活，制造一些砍刀啦、斧头啦、铁鍬啦等等简单的工具和馬掌。

有一天我到市場給雇主送一打斧頭，收下錢後，沒有立刻回去，無意間聽到一些人在議論什麼煙草倉庫被燒和大批橡膠樹苗被人砍掉的事。當時我並不在意，心裡只想：“砍光燒光更好，反正都是荷蘭人的！”

我沿着五腳橋的店鋪踽踽，一面吹着口哨，一面觀看陳列的商品和形形色色的顧客。忽然一個荷蘭官太太從一家華人店鋪里走出來，長鼻子翹得老高，顯出一副目中無人的樣子。有些人連忙讓出一條路來，向她鞠躬行禮，可是她連睬都不睬。

我想起西門的教導，犯不着學他們那種畢恭畢敬的樣子，更不能在荷蘭人面前卑躬屈膝。於是我便裝作沒有看見那位官太太，挺着胸膛直走過去。突然，一只粗壯的手猛力拽了我一下，差點沒把我摔倒。我瞪眼一看，原來是荷蘭監督官署里的一名听差。

“你怎麼不睜開眼瞧瞧你前面走的是誰？”他狼嗥般地喊道。

“是鼻子在走路！”我也冒火了。

“混賬！”他正跟我大叫大嚷，忽然發現那個官太太走了過來，立刻改變了語調，低聲下氣地說：“請太太寬恕，這個孩子實在太無禮了。”可是那個官太太連瞧都不瞧他一眼便走掉了，弄得那個听差面紅耳赤。

“呸，連屁也不放一個！”有人發出嘲笑声，听差怒沖沖地把臉扭過去，但是沒有發現那個嘴尖舌巧的人。這

时我趁机掙脫他的手，溜掉了。我跑了一段路，就边跑边譏笑地向他喊道：“再見，奴才听差，明天大老爷賞你一根大雪茄！”他想追我，布販子的手把他拦住了：“算了吧，他是个傻孩子！”

“不，我非教訓他的老子不可。”

“我认得他的父亲，就是在大老爷的乙种植区里干活的那个人。”

听差听了这话，不觉一怔，臉上立刻露出恐怖的神色，連忙往地上吐了一口痰，很快地走掉了。布販子向我招了招手，我走到他跟前，他說：“別去太招惹这种人。”

“可是他献殷勤的样子实在叫人看不下去！”我說。

布販子听了我的话笑了起来。

我向布販子告別，正打算回去，可是剛一迈步，就看見一群荷枪持刀的軍警从通向城外的大路上蜂拥而来，前面押着一个人，后面跟着种植园的管事和他手下的一帮家伙。当他們走到跟前时，我不由得大吃一惊，原来被押解的人是查瑪，我几乎脫口喊出他的名字。我追了过去，不錯，真是帶手鐐的人，他的手脚都上了鐐銬。人們紛紛从店舖里跑出来，涌向路边，仿佛是看什么大人物經過似的。

“他就是燒倉庫的家伙！”一个参加押送的密探向一个在路旁看熱鬧的熟人說道。我心里暗想：“这么說是他燒的了。”我跟着一些孩子跑在軍警后头，眼睛死盯着查

瑪。他昂首闊步地走着，腳鐐和手銬連在一起，又濃又黑的大鬍子依然彎彎曲曲地翹着。

“喂，大鬍子，你干嘛燒倉庫？”一個看熱鬧的人大聲問道。我認得他是菜市場里的收稅員，專門敲詐勒索到菜市場出售農產品的農民。

“嘿，他沒煙抽了！”另一個人附和着，引起一群人的大笑。查瑪抑制着心中的怒火，臉色氣得通紅。可是那個人還在嘲笑他，于是他停住腳步，瞪了那人一眼，朗聲地說：“為了使你們得到自由，免得永世當猢猻！”

“呸，你要能成功，我甘願割三次包皮！”一個大腹便便、活像一口大綠瓮的人喊道。他的家奴也立刻湊上一句，嗓門比他的主人還高：“說得對，老爺！這些契約工人真要能當上皇帝，奴才寧願割掉自己的腦袋！”

“自由當然不會給你們這些甘心當一輩子奴才的人。”查瑪對着站在一邊的那個貴族和他的家奴正顏厲色地回駁道。但他的話還沒有說完，一個衛兵跑過來用膝蓋從身後猛力撞了他一下。他摔倒了，鮮血立刻從口鼻里冒出來，他那漂亮的黑鬍子上沾滿了鮮血和塵土，但他馬上又站起身子。穿大綠袍子的貴族和他的一伙人怪聲怪氣地大笑起來。其中有一个人喊道：“瞧呀，你的鬍子着火了！”

查瑪立刻回敬他說：“喂，封建的奴才，不是我的鬍子，而是你主人的心和荷蘭鬼子的心着了火！”

押送他的一个軍曹跑来大声呵斥：“住嘴，土匪！你敢再說一句，我就用枪砸碎你的脑袋！”查瑪把身子一扭，挺着胸，昂起头，橫眉怒目地說：“砸吧，随你爱砸哪儿就砸哪儿好啦！好让你们这些狗东西懂得，共产党人是吓不倒的，更不会被你的拷打吓倒！”他一面說，一面用带铐的手指着那群貴族。

軍曹楞住了，万沒有想到他有这么大的胆子。“够了，不許再多說，走吧！”他一面吆喝，一面埋怨路旁的人群：“你們再惹他，他真的演說起来，甚至連女王陛下也会給他罵到的。”

查瑪用衣袖拭去嘴上的血。我跑到了他的前头。这时，他也看見了我，向我冷靜地瞧了一眼。但当他发现我还在跟着他跑时，便瞪起眼睛，显出很生气的样子。我不懂他是什么意思。快到拐角的地方，他又瞪了我一眼，并大罵紧跟在他后头的越来越多的小孩：“糊塗养的孩子，还不快回去！干嘛老瞧着我？”这时我才明白，他准是要我回去向西門报告。我不再跟着他，立刻轉身朝回跑去。

我回到打铁鋪，一手推开紧閉的大門，直冲了进去，第一眼就看見西門和另外三个人正圍着桌子坐在那儿。其中有两个人我是認識的，一个是短小精悍的监工，一个是村里的小学教师；另一个人好像是从远方来的。

“查瑪……”我的話剛一出口就被西門止住了，他平靜地說：“我們全知道了。你到外面去吧，执行平时的任

务!”

我出去坐在一棵倒下的大树上，注視着每一个来往的行人。一刻钟后，西門的客人才一个一个地走出来，分別朝不同的方向去了。

西門向我招了招手。真奇怪，他好像沒事人似的，仿佛什么危險也沒有发生。他換了一身衣服，然后拿出一面鏡子和一把剃刀，对我說：“請給我拿块肥皂和一盆水来!”

他在濃密的鬍子上塗上一层肥皂沫，繼續对我說：“現在我們不得不分手了。一切你都明白了，不是嗎?”

“是的，大叔!”我压低嗓子回答。他在不停地刮臉，半边臉已經刮得光溜溜的了。

“你剛才看見了查瑪，他表現得怎么样?”

“啊，真了不起，大叔!他什么都不怕。”我把看到的一切一五一十地說給他听。

“要成为一个战士，就必須这样。查瑪已經給我們做出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这么說，烟草倉庫真是他燒的?”

“不光是他，还有我們!”

“我們?”

“对，我們，”西門用肯定的語气說，“我們所有的同志，也包括你在內!”

“也包括我?”

“当然，也有你一份。你不是也帮过我們的忙嗎？最重要的是你沒有辜負我們的信任。因为你帮助了我們，那些‘炭箕’才终于給我們燒掉了。但这算不了什么，我們还有許多比这个更艰巨的工作。”

“哦，我現在懂了，你們常說的‘炭箕’，原来指的是那些倉庫，‘收割’就是砍掉那些橡胶树的幼苗啊！”我高兴得笑了起来。西門也笑了：“呸，現在你不是自己明白了嗎！”

他把臉刮得干干淨淨，變得年輕而又英俊。他刮完臉，站起身來對我說：“好了，我不能在這裡久呆，你也不會答應讓那些狗腿子把我逮走，對嗎？以後能不能再見，現在還很難說，也許我們再也見不着了。我們等着瞧吧。我很願意繼續幫助你，可惜局勢突然變得十分緊張起來。”

“所有的同志都跟你一塊走嗎？”我問道，一面幫他把衣服裝進箱子里。

“大部分同志都被捕入獄了。不光是我們這裡，其他地方也一樣。我們的秘密活動已經暴露。我們里面有奸細，把我們出賣了。”

“這麼說沒有一個人留下來啦？”

“暫時沒有，你可不許對任何人去說，這只是暫時的，時間也許長一些，也可能短一些。你只要記住，這是暫時的就行啦！”他重復着最後一句話，聲音越發宏亮，仿佛不只是對我一個人說的。接着他又說：“將來一定会有人來

的。他們即使不是从別处来，也会从这里誕生出来的！今天我們遭受到挫折，这不足为奇。敌人每时每刻都可以打击我們，但不会永远都是这样。我們也会反击，而我們最后的反击将是最沉重、最有决定性的致命打击！”他陷入了沉思，双手紧紧地揉搓着，每逢他气憤的时候总是这样。过了一会，他繼續說下去：“一旦听到什么消息，不管在什么地方，你都必須設法找到同志們。你應該像帮助我一样帮助他們！你会更加成熟，他們也会更好地帮助你。”

“是，大叔！”我深受感动。

“替我向你媽問候吧！”

我点了点头。

“你相信我們会把你爹救出来嗎？”

“怎么会不信呢？我爹只不过是千百万人中的一个，他会跟其他人一道获得自由的。也許他自己等不到这样的一天，可是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其他的人可以等到这一天不是一样嗎？”

“你回答得好极了，我很喜欢你这一点。你很机灵，容易領会我教給你的东西。确实，我們斗争的結果必定是那样，未来的胜利肯定属于无产阶级。”他从口袋里掏出怀表看了一下：“一会儿种植园的卡車就要来了。唔，你懂得該怎样对付那些走狗吧？”

“我什么也不說。”

他頷首微笑。这时，我才想起卖斧头的錢还在我的口袋里。我想西門一定很需要这一笔錢，但他沒有收下，反而說：“你拿去用吧！”

“这个打铁鋪怎么办呢？”我接着問。

“他們会把它沒收的。”

外面傳來汽車的嗡嗡声，馬达一直发动着。司机探出头来招呼西門快点上車。西門把我拥抱了一下，便提着箱子跳进車厢里。我一直送到他在司机旁边坐定。車开动了，飞也似地向前奔馳，轉眼之間消失得无影无踪。我在路边站了很久。說也奇怪，他走了以后我的眼泪才簌簌地流下来。也許是因为过于突然，完全沒有料到我們就这样分手。我用手擦了擦眼泪，忽然想起头一次向西門哀求工作时他对我說的話：“你这个人怎么动不动就哭哭啼啼呢？”我把这句话重复了一遍，情不自禁地笑了……。

三

西門走后，我沒有另投門路，就在家里帮母亲耕种从地主那里租来的土地。偶尔也进趙城，到工人区打听打听有沒有“同志”来过，有沒有新的动静。可是始終没有一点消息。我曾想方設法打听那天送走西門的司机，后来才知道他也跟着轉移了。西門一直沒有来过信，我开始担心，他会不会在什么地方被捕了？其他同志全都杳

无音信，我也不知道查瑪被关在哪一个監獄里。那个身体結实的監工和小学教師也好像給大地吞掉了似的，完全銷声匿迹了。西門說的一点也不錯，一个同志也沒有留下。

几个月以后，我听到爪哇爆发起义的消息。啊，他們会不会也在那里？会不会也参加战斗了呢？我一个人私下里猜測着。

城里人們到处都在議論起义事件，但沒有一个人敢公开表示贊成和支持。我常到城里的一家彈子房去，那是政府官吏經常聚首的地方。他們对起义大肆謾罵、譏笑，但我却从他們嘴里得到更多的有关起义的消息。他們中間最厚顏无耻的是彈子迷檢查官。他說出来的話最刻薄，也最可恶。他說：“暴动要是能得胜，我甘願吞掉这些彈子。”还說：“这里絕不会出什么事，那些瞎眼的共产党人別說出来造反，只要一看到我的鼻子尖就会把他們吓得連声求饒！”

他的話一直縈繞在我的耳畔，这种狂妄的叫囂刺痛着我的心。这肯定不是他自己的声音，奴才的声音往往就是主人的声音，只不过有时候比主人的声音来得更加尖刻、更加空虛罢了。

当起义被鎮压和失敗的消息傳來时，彈子房里的那群奴才个个神气活現，拍胸挺肚地不可一世，仿佛起义就是被他們的血手鎮压了下去似的。那个狂妄的檢查官还

大請他的狐群狗党，一个个喝得酩酊大醉，狂呼怪喊：“祝女王陛下万寿无疆！”看着他們那副嘴臉，真叫人恶心。

不久傳來一个消息：西苏門答腊也相继爆发了起义。这个消息使那群奴才跟他們的主人一样感到十分沮丧。現在輪到我暗自欢呼了：“起义万岁！女王陛下完蛋了！”

我迈着輕快的步伐走出彈子房，心里十分激动，同时也充滿着各种新的希望。現在我能做些什么呢？起义很可能会蔓延到东苏門答腊来，說不定同志們正在悄悄地做准备哩！我能做些什么呢？这时，我耳边又响起那个狂妄的檢查官說过的話，他在西苏門答腊爆发起义的前几天曾經說过：“这里用不着担心，他們早給我們砍光杀絕了，一个也沒剩下！”

檢查官的話也許是事实，但能永远这样下去嗎？可为什么到現在还没有同志們要来的迹象呢？

“我必須做一些事。”我勉励自己，“当起义到达这里的时候，让同志們也知道这里早就有了‘共产党的同志’！”

我該找誰商量呢？別人会相信我的話嗎？我算算自己的年齡，已經不是小孩子，也不像过去那么笨头傻脑啦。我又想起了西門說过的話：“他們即使不是从別处来，也会从这里誕生出来的！”

“也会从这里誕生出来的！”我不断地重复这句话，通宵达旦地思考着这个問題。

我終於作出決定，絕不能讓敵人逍遙自在，絕不能讓他們以為一個共產黨人也沒剩下。我必須動搖他們，給他們點厲害看看，讓他們知道共產黨是任何力量也消滅不了的，共產黨現在存在，將來還要繼續存在！起義可能失敗，但不會永遠失敗下去。

這時，我的導師西門仿佛又站在我的面前，我向他說：“啊，西門大叔！我就是你預言的將從這裡誕生出來的人，我就是你所說的那個‘共產黨人’！我雖然目前只能單槍匹馬地干，但我要學習你的榜樣，也要說這只不過是暫時的現象！不久，我將跟全國各地的同志一道重新掀起巨大的風暴！”

第二天晚上，我開始做第一項工作，我仿效查瑪和其他同志的做法，燒毀了煙草倉庫，還在離倉庫不遠的一棵樹上釘上一塊木板，寫上“共產黨”三個字。

事後第二天，我看到了那群奴才驚慌失措的樣子，心里感到十分痛快。他們調來好幾卡車的軍警，派出無數密探，到工人住宅和各農村進行大搜捕。

我暗地里說：“抓吧，你們要抓誰都可以，但是共產黨是消滅不了的，共產黨是不會失敗的！……”

最后一次会议

阿卡姆·韋斯比

太阳还没有落山，巴当般姜城鬧市上的店鋪却已經打烊了，只有黃昏时燃起的路灯，发出凄慘而暗淡的光亮。

烏汀来到一家門前，天已經黑了下來。他用敏銳而富有經驗的眼睛向四周巡視了一下，沒有发现釘梢的人，只見一个女人正在跟哨兵說笑。“莎干米婭，你已經很好地完成了任务。”烏汀心里这样說着，很快地穿过了馬路。这时，店鋪里的挂钟已經响了七下，他小心翼翼地按照預定的暗号輕輕敲了敲門。接着，門里傳出一陣熟悉的脚步声。一个名叫烏碧的年輕哑姑娘迅速地把門打开，臉上露出笑容，用閃着喜悅的眼光迎接了他。烏碧歪了歪头，示意會議将在中間的屋子里举行；接着她又伸出右手的三个手指。烏汀从这个手势里知道：已經有三个同志在等他了。他紧紧握着烏碧的手，仿佛是久別重逢似的。的确，自从形势緊張以后，烏汀一直忙于工作，他們兩人

很久沒有見面了。这次會議也許是最后的一次會議，但是誰能料到，这会不会也是最后一次見到这位哑姑娘呢？

烏碧是特別聯絡員，她曾經不只一次地把密信吞到肚子里去，然后把信的內容和命令默写出来。一旦敌人发觉他們从这位純朴的、不会講話的姑娘口里得不到什么的时候，他們对她还有什么事干不出来啊！区长、州长助理、政治情报局和荷兰專員总是企图搜查她，想从她那里撈到点什么，但这一切全都枉費心机，只有把她釋放。她漂亮，却是个哑巴。这两点都非常有利她执行任务。烏汀心里想：对于不了解她的人來說，迷人的美貌和那張不会講話的嘴，只不过像水面上的漣漪，可是她的比大海更加深沉的內心和对斗争的忠誠，却是人民的敌人永远也不会理解的。

烏汀和烏碧并肩走在过道上，心中充滿着自豪感。这时，姑娘突然把头靠在墙壁上，悲痛地哭了起来。烏汀撫摸着她的头，就像撫摸他的挨了母亲的責备而哭泣的十三岁的女儿那样。

“我們的起义沒有成功，烏碧，可是不要哭，我們一定会胜利的！”烏汀这样說，仿佛站在面前的烏碧并不是一个哑巴。

他的話好像一股电流通到烏碧身上，使她猛地一下轉过泪痕斑斑的臉，紧紧握起拳头，眼睛里充滿了仇恨。随后她又伸出食指，勾了几下。

“不行，烏碧，你不能再攜帶武器了。你拿武器去打誰呢？巴当般姜城有一千多名荷兰兵，同志們几乎全部被捕了。敌人太多，而我們的子彈又太少，你打哪个好呢？那样只会害了你自己。”

烏碧极力抑制着內心的悲憤。

“把你的白朗宁交給我，这是党的命令！”

烏碧从怀里掏出一支小巧的白朗宁手枪，滿心不願意地放在烏汀的手上。

“現在最重要的是保全你自己，等待新的任务。”

烏碧滿怀希望地把头昂了起来。

“你看到阿米尔沒有？”

烏碧伤心地摇了摇头。

“他沒有被捕，烏碧。他像条泥鳅一样，誰也休想抓住他。現在他已經脫險了，安全地隱藏在棉兰。烏碧，祝你幸福。”

烏碧不安地摆弄着衣角。

“这几天你就住在我媽媽家里，三、四天以后将有一位同志送你到棉兰去，那儿的同志会替你安排出国的事。”

烏碧心中悲喜交集，高兴的是就要跟心爱的阿米尔見面了，并且暗暗地对自己說：他沒有死，他沒有死啊！但是，当这个在斗争中成长的孤儿想到要离开比父兄还亲的烏汀时，心情又非常沉重起来。她感到空虚，仿佛此

刻就是他們最後一次的相聚。她做着手勢，親切地撫摸着烏汀的手臂，把頭靠在他的胸前，輕輕地摩擦了几下，似乎在說：“保重自己，多加小心啊！”

“烏碧，你該走了，免得深更半夜趕路。”他們再一次緊緊地握手。情況不允許她再啼哭。當她回過頭來用眼光告別時，烏汀招手說：“祝你平安做新娘子……”

烏汀等四個人圍坐在吊燈下面的桌子上，巴赫提阿爾拿出記事本說：

“我們还以为你沒法來了哩！”

“勒曼哈夷幫助我偷偷地進了城，隱蔽在他那個離這兒不遠的店里。”

烏汀的面龐在燈光下顯得更加消瘦了。好多天來他幾乎沒有睡過覺，好像他不知道休息、也不知道疲倦似的。他負責從一個德國工程師那里買到了武器，小心謹慎地分發下去。在起義遭到鎮壓以後，他又忙着籌備款項，安排同志們脫險。他自己也不能肯定是不是有半個月沒有跟妻子見面；六個月來，他只吻過兩個孩子五次。

“我繞了好大一個圈子才來到這裡。”沙林一面用海椰葉卷着煙，一面嘆道，“那些可惡的荷蘭兵剛剛離開店鋪那頭的崗哨，去追逐女人，我就趁空避開了他們。”

巴赫提阿爾翻了翻筆記本，念了一下本周被捕的九十一人的名單。氣氛立刻變得緊張起來。

“由于‘綠色联盟’的告密，光是今天早晨，他們就逮捕了加林·阿比汀、阿赫瑪德、杜拉、拉西汀和巴泰……”

“巴泰！”烏汀失声叫了起来，他簡直不能相信这会是事实。

“是巴泰。他被捕了，而且當場就被枪杀了。”

“我們失去了一位忠誠勇敢的拳术家！”烏汀緩慢地說，“用刀刺他五下，他都不当一回事的！”

“是呀，农民一直都在掩护他，可他沒有遵照指示就进城报仇来了。五个小兵和两个荷兰人被他送回了老家。可誰也不知道他葬身在哪里。現在他当然已經滿足了！”

“我們失去了他！”烏汀激忿地击着桌子說，“如果不經過討論就各自行动，我們还会失去更多的人！”

“烏汀，你这是怎么啦？”一直沒有講話的卡西姆忿忿地說道，“共產黨員布容被荷兰兵套着脖子活活拖死在大路上，誰看了能忍受下去！一路上都是他的血肉啊，烏汀！誰能容忍这种野蛮的行为！”

卡西姆再也坐不住了，激动地站起来在屋子里来回走动。

“同志們，”烏汀用手敲着桌子說，“我們开会吧！”

卡西姆气憤地坐到椅子上去。巴赫提阿尔和沙林也都端正了一下姿势。緊張的空气开始緩和，提議开会的声音像一股清新的空气吹进悶热的屋子里来。

烏汀首先請他們各自汇报工作完成的情况，然后由他报告目前的形势。

起义已經坚持了二十一天，激烈的战斗也持續好几天了。荷兰兵在西隆崗进行了大屠杀，人民爱戴的勇敢战士芒古本被活活絞死；学校变成了集中营，成千的老百姓被关在里面。在那里，至今还在进行着惨无人道的刑訊。

“依我看，烏汀同志还是早日到国外去吧，趁現在还有一些出国的門路。”沙林說。

“对！这样我們可以在退却期間重新集結力量。”巴赫提阿尔一边不停地咳嗽，一边說道。他已經發燒两天了。

“不行，难道你們忘了‘綠色联盟’散播的謠言嗎？”卡西姆提出了不同的意見，“他們进行无耻的造謠中伤，說：‘哼，你們招不招？笨蛋，跟着共产党跑，这回就叫你們嚐嚐鞭子和枪靶子的滋味！瞧，共产党头子烏汀已經第三次結婚了，討了个莫斯科女人！’”

“混蛋！还有比这种話更卑鄙的嗎？”

“可他們就是这样說的。故意造謠中伤，企图摧毀受刑者的意志。”

“就是这样。他們連小孩都不放过，什么殘暴、恐怖的行为都干得出来，难道还不敢造謠中伤？榨取人民的苛捐杂稅不也是一种恐怖行为嗎？一九〇八年加芒人民

的抗稅暴動，說明人民是不會俯首貼耳地甘受壓迫的。人民站在我們一邊，因為正義在我們這裡。”

烏汀這樣說着，腦子裡浮起艾芬地的形象。艾芬地原來是一個塔哇利布的伊斯蘭教學生，後來成了共產黨員。有一次，區長在巴萊伊隆沙里召集會議，艾芬地身穿西裝、系着一條引以自豪的紅領帶由那兒經過，區長下令逮捕他。五個“綠色同盟”的盟員把他拖到一個地方，抽打他漂亮的面孔，直到活活地把他打死。那時候，烏汀在一次會上決定採取報復行動，三天以後，那五個恐怖分子全都一命“歸西”了。

“人民和我們在一起！”烏汀鎮靜地說，“要不，我早就被逮捕了。正是靠他們掩護，我才沒有被敵人抓去。在暴動失敗的情況下，這是他們唯一能做的事情。”

接着，烏汀以晴天霹靂般的、堅定的聲音說：

“同志們，我要求你們同意我這樣一個建議：我幫助你們脫險，可是我們當中應該有人留下來。那麼，我就留在这里，營救可能營救出來的同志。”

“不，”巴赫提阿爾說，“我留下來！”

“我不準備走！”卡西姆說。

只有沙林默不作聲。其餘三個人好像都要取決於他似的，等他開口明確表示態度。雖然他們對於他的意圖已經作了某種猜測。

“我出國去。”沙林語調沉重地說。

“好，你带着我的介绍信到巴干巴鲁找阿赫玛德船长，再带一封给那里的同志们的信，让他们帮助你。”乌汀斩钉截铁地说，“同志们，现在我们应该立刻决定营救被捕的同志，要让他们招认一切事情都是我指使他们干的。”

巴赫提阿尔咳嗽了一阵，连忙插口说：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同志们，荷兰人千方百计地搜捕我，我再也不能眼看着自己的同志受他们折磨了！还有，敌人中伤我，企图破坏人民对我们党的热爱。无论如何，这是不能容忍的！从这两方面考虑，唯一的办法就是让我挺身站出来！让人民群众永远在心里记住党，让我们的党员同志们、干部们和爱国志士不再遭受残酷的折磨。怎么样？我请求你们同意我的建议，因为只有这条路可走……”

没有人回答他的话。

“怎么样？作决定吧！”

仍然没有人回答。沉重的气氛笼罩着整个房间。巴赫提阿尔、卡西姆和沙林在吊灯光下低着头一言不发，如同三座石雕像一般。

“请同志们发表意见。再没有别的路可走了，快作决定吧！”

巴赫提阿尔突然站起身来，眼睛湿漉漉的。他想开口说些什么，但喉咙好像被什么东西卡住了。

大家見他这样，仿佛被磁石的吸力吸引着似的，不約而同地站了起来。巴赫提阿尔吃力地离开坐位，摟住烏汀，紧紧地拥抱在一起。沙林摟住烏汀吻个不停，卡西姆也从身后使勁地拥抱着他。

“唉，我們的會議还没有結束，怎么就互相道別起来啦？”烏汀哑声地說着，坐了下来。

“他們抓到你，会把你流放出去的。”沙林說道。

“爪哇島的同志們早就被他們流放了。”烏汀坚定地說，“記得西伯利亚的情况嗎？有很多共產黨員在那里被熊吃掉，可是十月革命終于結束了沙皇的統治！”

“你还乐观地以为你能够再回来嗎，烏汀？”卡西姆問道。

“不管能不能回来，我們都是不可战胜的人！人民会重新站起来的！自从加芒起义失敗以后，我們停止过行动嗎？我們的力量，就像埋在米糠里的火种，永远不会熄灭！同志們，事先請不要把这件事情告訴烏碧，她会忍不住鬧出事来。我們應該让她平安地到达棉兰，讓我們共同祝她和阿米爾新婚幸福。”

“是呀，我們早就决定要保护她了。”

“这几天，我还要处理几件事情，然后到我的岳父家里看看我的妻子和儿女。六天以后，也就是下星期三，我回到家里，等待将要发生的一切。事前，你們要写封匿名信給旧城邨的苏丹沙哈尔，告訴他我正在自己的家里。好

了，沒有別的事了吧？在這兒呆久了會出危險的。同志們，大概這是我所能參加的最后一次會議了，祝大家鬥爭順利。會議現在結束。”

他們又一次地擁抱、道別。接着，一個個離開了會場。巴赫提爾臨走前，從衣袋里掏出一張紙條：

“兩天前，我順便去看了你的妻子，她托我把這封信帶給你。”

“留神點，提爾，不要讓敵人抓去。”

烏汀獨自留在開過會的屋子裡，拿出妻子的信讀着。看來這封信是在匆忙中寫成的：

親愛的，

兩個孩子在姥姥家裏過得很好，我們都很健康，常常想念你。你的小寶貝薩姆西婭總是問起爸爸，她爺爺就告訴她，你繼承祖輩的事業，打荷蘭鬼子去了。

烏汀，請你不要挂念我們，注意保重身體，全心全意地做你認為應該做的事。

孩子們吻你，他們的姥姥也向你問好。

阿米娜

烏汀想念起妻子和兒女，怀着沉重的心情離開了屋子。我們失去了什麼嗎？是孩子和妻子失去了我，還是我失去了他們？是同志們失去了我，還是我失去了同志們？他想，在鬥爭的海洋里到底是誰失去了什麼呢？這時，仿佛一道黑夜中的電光，在他的腦海里閃現出馬克思

的至理名言：“让那些統治階級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顫抖吧。无产者在革命中失去的只是自己頸上的鎖鏈。而他們所能获得的却是整个世界。”

烏汀不觉感到全身一陣舒暢，头脑頓時清醒起来。夜空上布滿明亮的星辰。他急忙离开了大馬路……

六个月以后，苏丹沙哈尔在旧城邨一座大厅里举行盛大宴会，向他尊敬的客人和紳士們吹噓他領導的“綠色同盟”扑灭共产党人的功績。

“我对州长助理先生說过，我可以活捉共产党头子烏汀。他是我小时候在村子里一同玩耍的朋友，所以我布置好了圈套，准备騙他回来。后来我知道他回来了，立刻派人去叫他自首，可他却对我派去的人說，不論是誰派人去，他概不买賬！事先我已經告訴过州长助理先生，不要派兵去捉他，那样一来老百姓会造反的。反正我已經打了包票，还要怎么样呢？”

“那么，您是怎样捉住他的呢？”坐在他面前的稅务局长一面喝咖啡一面問道。

“这就是我的本領啦！”苏丹沙哈尔說着，解开上衣的鈕扣。

稅务局长原以为他要掏出一支手枪或小宝剑来让大家見識見識，其实他是嫌热，想解开扣子透透風。

苏丹沙哈尔接下去說：

“天气热得真够瞧的！那天我只带两个警察就把他押解到了衙門。我的天哪，州长助理先生、荷兰警察总监和五百多名士兵早已等在那里啦！”

“喝！迎接的人可真多！”

“是呀，局长先生。我也沒想到会有这么多人。现在我还在想：这些人是迎接烏汀呢，还是迎接我？不过，大家只要想一想我今天为什么要請客，就知道无疑是迎接我的了。”

客人們一边嘴里嚼着糯米糕，一边不住地点头，表示理解了主人的意思，贊賞他的神通广大。何况今天的食物是如此丰盛，哪有不捧場称是之理。

“对不住，我还要去招待一下那边的贵宾——內务部的官員們，把他們冷落在一旁是不好的。”

苏丹沙哈尔不停地点头微笑，和內务部的官員寒暄交談。他不停地发出輕声的咳嗽，嗓子里迸出“嗯、嗯”之声。他說：

“我对州长助理先生說过，我保证活捉共产党头子烏汀！……”

一个星期之前，苏丹沙哈尔荣获了荷兰女王陛下頒发的金质勳章，今天的这次飲宴，就是为了庆祝他从荷屬东印度政府得到的荣誉。

1961年10月18日于雅加达

D 号 牢 房

抄·阿南塔古納

清晨四点钟的时候，勒特摩諾去敲一位同志家的門。今天早晨显得分外冷清，鸡啼声更給人增添了一层寂寞之感。

門慢慢地开了，他立即閃了进去。灯光微弱而朦朧，連竹籬笆那儿都照不亮，使人視線模糊，胸口里感到窒息。

“你怎么跑到这儿来啦？”他的同志問道。

“我必須把阿卜都尔·慕塔利甫带来的党的决定傳達給你。”

“你身后沒有暗探跟踪吧？”他的同志又問道。

“有的，可是我把他給甩掉了。在一个拐弯的地方我跳进籬笆里去，接着又一連跨过几道籬笆，从屋后走进你家的院子。”勒特摩諾挨着椅子坐下来，打了个呵欠說，“那家伙一定得挨他主子一頓臭罵。让他去嚐嚐当荷兰走狗的滋味吧，他們只有挨罵的份儿！”

勒特摩諾說着，噴出一口烟來。烟霧像团团白雲，在顫動的、繩頭似的燈光前面繚繞。

“黨作出了什麼決定呢？”

“嗯，阿卜都爾·慕塔利甫說，雖然起初我們並不贊成馬上起義，但普蘭班南會議認為，人民對荷蘭政府的瘋狂行動感到憤怒，他們再也無法忍受苦難、箝制和壓迫，起義終於爆發了。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共產黨真正為人民的利益而鬥爭，只有挺身而出，領導人民起義。我們的黨是工人和農民的黨，群眾已經憤怒地起來戰鬥了，我們要是無動於衷，就意味着背叛了群眾。我們的黨是為了適應群眾的要求、無產階級和農民的要求而建立的，黨的存亡決定於他們。不管困難多大、後果多麼嚴重，我們必須領導已經爆發的起義，必須和他們同生共死！”

“那麼說我們要領導起義了？”他的同志焦急不安地搶着說，額頭上皺起一條條小河似的皺紋，全神貫注地望着勒特摩諾的臉。

“是的，我們必須領導起義！共產黨人是先鋒隊，在這種情勢下，我們不能推卸對人民應負的責任，不能背棄對人民所作的誓言。”

“可是我們必須做些什麼呢？”他的同志更加不安地問。

“萬丹^①的起義已經爆發，其他地區都在聞風響應，

^① 地名，在西瓜哇的西部。

在英特拉馬由^①、馬渣連卡^②和古宁岸^③，也都群情激昂。如果我們是名副其實的共產黨人，必須出來掌握這一形勢。共產黨人不能變成懦夫！”

“那麼我們下一步到底應該怎麼做呢？”

“我們必須援助萬丹的起義，立即在這裡點燃起鬥爭的烽火。所以，黨決定在十八日舉事，現在還有三天的準備時間。今天中午十二點鐘，你到車站買張車票，去德卡爾市一趟。到了那裡以後，在德卡爾車站前面的大路旁邊，找一位身材瘦小的人，他的口袋里有條藍色的手帕作為標志。而你的標志，是在上衣口袋里放一條白色手帕，並且要垂在外面。你什麼話也不必問他，只要走上前去讓他看到你就成了。他發現了你，舉步便走，你跟在他的身後，他走到哪兒，你就跟到哪兒。那樣，你將從他那里得到指示，而後馬上趕回來。我現在就回去上班了。祝你成功。”

勒特摩諾說完這些，又急急忙忙地從屋後走了。他的同志呆呆地坐在那兒，目送著他走出去的背影，沉浸在默想中。他希望儘快地去執行黨的決定，可是必須等到中午十二點鐘。

① 地名，俗譯南安由，在西爪哇。

② 地名，在西爪哇。

③ 地名，在西爪哇。

这天早晨勒特摩諾照常去上班，眼睛里露出疲乏的神色，但走起路来步伐依然是那么稳健。他发现身后有两名暗探釘梢。走到拐弯的地方，其中的一个压低嗓門对他說：“老兄，这次可別再失踪了。昨晚我挨了德·魯伊特尔先生的一頓臭罵。这个月我有两次沒有把你釘牢，必定得罰款五盾。两个月前我就被罰过两盾半啦！这回你要是再失踪，我非被撤职查办不可。你要开会，就开会好啦，我尽可以等在外面，只要你不失踪就好。”

“我並沒有失踪。可能是你在跟踪我的时候来了瞌睡，沒有看見我。”勒特摩諾笑着說，加快了脚步。

勒特摩諾走到办公楼門前的空地上，眼睛望着挂在大門旁边的“德·普尔印刷館”的招牌，脑子里却浮現出农民起义的幻影，想起人民不堪殖民主义的禁令、箝制和扼杀等种种迫害而在各地掀起的反抗怒潮。当他在办公桌前面坐下来以后，这些幻影还没有从脑海里消失，甚至连印刷館經理德·弗莱斯走进来都沒有发现。往常总是他先跟經理招呼，而今天却是經理先对他說了声“早安”，并且拍了拍他的肩膀問道：“你在想什么呀？家里有困难嗎？宝眷都还好嗎？”

他有点吃惊，連声地說：

“好，好。他們都很健康。謝謝先生。”

德·弗莱斯笑着走上前来，摸了摸他的脖頸。

幻影又一次浮現在勒特摩諾的脑海里。他不仅想到

起义，同时还想到德·弗莱斯对他的好感。由于經理的賞識，把他每月的工資提高到七十五盾。然而，尽管他每月領到这么多的錢，这期間党的經費开支問題却接踵而來，解决了一个又是一个，使他和他的同志們必須另找补救的办法。尤其是在目前的情况下，党的特派員必須到各地巡視，說明党对当前形势的态度，这就更加需要經費。

“勒特摩諾，”德·弗莱斯突然站到他的身旁說，“刑探长德·魯伊特尔找你。不过，你也無須害怕，有什么事，告訴我好了。”

勒特摩諾微笑着回过头来，看見德·弗莱斯的臉上流露出焦急不安的神情。

“你也不必为我担心。”勒特摩諾說着站起来，走到办公楼前面。

“早安。請你跟我走一趟。”德·魯伊特尔笑着說。

“好的，先生。”勒特摩諾也笑着应道，“不过我得先通知德·弗莱斯先生一声。”

“不用了，我已經通知过他。”

勒特摩諾回过头来，发现德·弗莱斯正站在身后对他望着。他鎮靜地笑了笑，說：

“我們到哪儿去？魯伊特尔先生！”

“喏，汽車就停在那儿。”魯伊特尔指着停在离德·普尔印刷館較远处的一辆小汽車說，“你昨晚睡眠不足是不

是？”

“对了。”勒特摩諾淡淡地回答說。

“昨天晚上你到哪里去了呢？”德·魯伊特尔还是笑着問。

“到我兄弟家去了一趟。他的妻子生孩子了。”

“昨天晚上我們的人沒有跟上你。”德·魯伊特尔睨了他一眼說。

“可惜我失去了暗探的陪伴。不論我到哪儿，經常总由他們来护送。这次我还以为是魯伊特尔先生把我忘了，以致沒有送一名随从給我。”

“我們先去警察总局，然后再到县公署。”魯伊特尔漲紅着臉說。

勒特摩諾沒有再吭声。他在想着会不会有人叛变，洩漏了党的計劃。直到魯伊特尔命他上汽車的时候，他的心情始終是鎮靜的。

在县长办公室里，勒特摩諾看見了支部書記沙斯特勒苏維尔雅和支部委員耿棠。苏萊曼也在場。这不禁使他感到吃惊。勒特摩諾被命令坐下来，他逐一地注視着县长、州长、警察总监和德·魯伊特尔的面孔。

“你干嘛这样看人？喂，你这个流氓！”县长喊叫道。

勒特摩諾靜靜地坐在那里。县长的那副气鼓鼓的样子，活像一个小丑，使他不禁感到好笑。

“你是共產黨員，對嗎？”州長問道。

“我想你早已知道了。”勒特摩諾若无其事地回答說，同時在考慮沙斯特勒蘇維爾雅和耿棠是否已經叛變，把黨的全部計劃暴露給敵人。

“大概你已經從暗探們那里得到了有關我的材料。”他又說。

“你干嘛要當共產黨？是因為每月七十五盾的工資不夠花才去當共產黨的嗎？”州長譏笑地發問。

“他天生就是一個流氓，給他再多的工資，也還會跟匪徒廝混的。”縣長插嘴說。

“让他自己回答，先生。”州長斜了縣長一眼，又掉轉頭去對勒特摩諾說：“你來說吧！”

“你要我說什么呢，先生？”

勒特摩諾一面這樣問，一面向旁邊眨了眨眼睛，打量沙斯特勒蘇維爾雅和耿棠兩人。他心想：莫非他們兩人向敵人投降了，要出來作證不成？一個普通的黨員還必須忠于他的誓言，忠于他對黨的保證，何況他們還是黨的領導者！難道他們只是名義上的黨員嗎？

“回答！”縣長又叫起來，同時轉向警察：“來人！把這兩個人帶到指定的牢房里去！”

直到沙斯特勒蘇維爾雅和耿棠被帶走時為止，勒特摩諾一直都在考慮他們會不會叛變，另一方面他也想到這可能是縣長誘他投降的詭計。他心里在說：一個共產

黨員可以失敗，但是優秀的共產黨員決不投降！

“回答我的問題！”州長催促說。

勒特摩諾受到信心的鼓舞：是的，真正的共產黨員是
從不會投降的！于是他嚴厲地盯着州長的眼睛說：“我不是為了工資才加入共產黨的，先生！一個共產黨員的身
份，不像那些只知阿諛奉承、甘做殖民主義者鷹犬的棕種
坯子^① 那麼低賤！”

“如果你不是嫌工資少才當了共產黨，為什麼你要領
導印刷館的工人罷工，要求提高工資呢？”州長質問道。

“因為我是共產黨員，所以要領導罷工！一句話，我
是在維護被壓迫者的利益，為正義而鬥爭！”

警察總監移動着身子，翹起大腿，故意讓勒特摩諾看
見他那雙黑色的長統靴。

“老老實實地回答！否則就要請你嚐嚐我這雙長統
靴的滋味！”警察總監冷笑着說。

“對於殖民主義者走狗的拷打，我早就領教過了，先
生。在我受拷打之前，心裡有些怕，可是過後，胆怯的不
是我，而是你們！”

“住嘴！”縣長大聲地叫起來。

“是你叫我回答問題的，先生。你要是不問，我無須
回答，自然也就會住嘴啦！”

^① 指印度尼西亞的民族敗類。

“等一等。”州长望了县长一眼，又轉回头来对勒特摩諾說：“你領導罢工，到处宣傳荷兰人是吸血鬼，难道我們吸了你的血嗎？”

“是的，荷兰人喝了我們大家的血！”勒特摩諾斬釘截鐵地回答。

“我喝了你几斗血？”州长奸笑着問道。

“回答！快些回答！”县长又大声喝道。

地板上又响起警察总监的长統靴的移动声。

“靜一靜。”州长說。“我究竟喝了你几斗血？”

“我无法确切地說出它的数量，但是只要把你們通过捐稅吸去的每一滴血加起来，你可以很容易地算出你喝了多少工农的血！你靠我們的血漲大了你的肚皮！”

“让上帝来懲罰你吧！”警察总监从椅子上跳了起来。

“你先坐下。”州长狡猾地止住警察总监。

“对这种人，就只有狠狠地揍他，州长先生。对待流氓是不應該留情的。”县长一面嘟囔，一面在椅子上移动着屁股。

“你为什么这样恨荷兰人呢？”州长故作鎮靜地問下去。

勒特摩諾斜了一眼始終保持緘默的德·魯伊特尔，回答說：“因为荷兰人压迫我們！”

“你有什么证据來說明荷兰人压迫了你？德·弗萊斯每月給你七十五盾的工資！”州长紧接着追問道。

“证据多得很，先生！多少工人的血汗为资本家德·弗萊斯換来了利潤。……先生，我究竟犯了什么罪，要让德·魯伊特尔把我带到这里来？”勒特摩諾說着，望了望德·魯伊特尔。

德·魯伊特尔一声不吭，一个劲地在地板上蹭他的皮鞋。

“你是流氓，匪徒，捣乱分子，煽动分子！懂嗎？”县长拍着桌子大罵。

“县长先生，我希望你放文雅一些！”勒特摩諾頂撞地說。

“让上帝惩罚你吧！流氓！我倒要共产党来教我怎样文雅嗎？哼！你是煽动分子！你还以为你是文雅的流氓嗎？”县长气得暴跳如雷。

“先生，你把我带到这里来，仅仅是为了罵我嗎？难怪荷兰的法律滿紙都是謾罵的法律！”

“住嘴！”警察总监站起来喊道。

“先生們，你們現在使我看得更加清楚，在这个国家里，如果說有匪徒的話，你們就是匪徒！而不是共产党人。共产主义是正义……。”

这时候，随着椅子的移动声和长統靴在桌子底下的碰撞声，警察总监和德·魯伊特尔的长統靴一齐閃电般地飞来。勒特摩諾猝不及防，被他們踢在头上，不禁“哎哟”叫了一声。不知道被踢了几次之后，鮮血从勒特摩諾

的嘴里流出来，像党旗一样鮮紅。

“停止，停止！”州长叫道，“先让我把他审理完毕。”

勒特摩諾从地板上站起来，責怪自己在挨打时不該“哎哟”了一声，心里說：“一个共产党员是不該在拷打和折磨面前叫苦的！”

勒特摩諾拭去嘴上的血，质問道：

“这就是你們的文明、文雅和你們的正义嗎？”

“閉上你的嘴，流氓！”县长厉声大叫。

“共产党人是不会在拷打面前屈服的！可是拷打、折磨和一切野蛮的暴行，似乎都成为你們日常主要的工作啦！”

德·魯伊特尔从一旁跳上来，对准勒特摩諾就是一掌。勒特摩諾的身子搖晃了几下，依然繼續說下去：“一个共产党员知道怎样在你們这群流氓、强盜面前維護正义！”

警察总监和德·魯伊特尔圍着勒特摩諾一陣乱打，拳头像十二月的雨点似地落下来。勒特摩諾支撐不住，昏倒在地上。可是当他略为清醒之后，立刻又掙扎着坐起身来。

“你們把一个无罪的人打够了吧？”勒特摩諾譏諷地說。

“你承认不承认本月五日在帕額姆邦开过会？”县长怒冲冲地质問。

“你既然知道我在那儿开会，为什么不当场逮捕我？”勒特摩諾拭着口里流出的鮮血，回答說，“我知道，你們是在用拳头下的文雅和正义来控告我！”

“让上帝惩罚你去吧，流氓！你是阴谋暴动的共产党，对你已经判决，要把你流放到丹那·米勒去！来人，把他关到D号牢房里去！你要有要办的事，可以找警察总监和德·魯伊特尔先生。”县长一面叫喊，一面看着那个一直故作鎮靜的州长。

勒特摩諾苏醒过来，只觉得两眼冒着金花。他这才想起敌人直到他被折磨得不省人事时，才把他关进这个地獄般的牢房里来。他摸索着又冷又湿的席子，咬紧牙关忍受着全身的痠攣和痛苦。四周一片漆黑，他继续像瞎子一样到处摸索。他回忆起他被接受入党后最初几天的情形。他按照指示和一位素不相識的美丽的妇人同坐在一間屋子里，相守了很长时间。这是他接受的第一个考驗，每一想起，就不禁发出会心的微笑。他重复地念着沙斯特勒苏維尔雅的話：“你通过了这场考驗，能做到不受美丽妇人的誘惑。要知道，在女人面前不够坚定的人，就容易受金錢的侵蝕，对党不忠誠，以至于会接受賄賂而出卖党。所以，在你結婚之前，必須在这方面提高警惕。这是共产党人的道德品质問題。”接着，他又想起接受的唯物主义的考驗，那次他在阴森可怕的坟地上整整坐了

一夜。他还曾經接受指示去跟佩帶手槍的暗探搏鬥。有一次，他領導了罷工，一個騎自行車的暗探老是跟踪他，一想起這件事，就使他感到好笑。那時他故意在溝渠和田間小道上穿行，弄得那個暗探只好扛着自行車跟在他身後奔波。如今這種情景像電影似的一幕幕浮現在牢房的黑暗中。此外，他还想到了德·弗萊斯，這人很賞識他，于是他對自己說：“他待我不錯，但他是資本家，他在吸無產階級的血！”

突然，隔壁有人唱起《無產者瑪麗安娜》的歌曲，他立刻站起身子，在冰冷的牆壁上摸索。牢房里一片漆黑，伸手不見五指，但他的心臟卻跳得更快，心里感到更加溫暖，于是他也跟着唱起來。這時，他想起了縣長的話：“把他關到D號牢房里去！”關於這個D號牢房，他從同志們那里聽說過，它冰冷、狹小，而又暗無天日，專會折磨人。現在他亲身体會、經歷了它的折磨，可以向同志們講得更加具體，這是一個共產黨人可以引為自豪的事。忽然，他聽到一陣打罵聲：“讓你們都死光吧！流氓！再狠狠地揍他！”同時，隔壁牢房的門也叮叮當地響着。可是歌聲越來越高，越來越激昂，最後所有牢房里的人都齊聲高唱起來：

人民的血還在流，
忍受着痛苦和貧困……

他又跟着唱起来，可是却觉得满嘴都火辣辣地疼痛，像是被小刀子刺着一样。他继续地唱，不停地唱，歌声渐渐转弱，以至消失了。他很想知道被关进来的是些什么人，但是无法探听，这使他感到苦恼，甚至比遭受拷打还要痛苦。他在草席上漫无目的地从这一头摸到那一头，无法克制自己，一刻也不能安静，一心想知道别的牢房里关的是些什么人。他在摸索的时候，发现席子底下有一个小洞，还听见洞下的流水声。

“厕所！”他自言自语地说。

他听到了流水声，不再感到寂寞。后来他产生了这样一种想法：“这个水沟一定是和其他牢房通着的。”于是就叫了起来：“同志们！你们的情况怎样？”

“你是谁？”出乎意外地传来了回答。

“勒特摩诺！你呢？”

“耿棠。”

“唉，你也被关到牢房里来啦？我还以为你叛变了呢！”

“呸！我怎么会叛变！叛变就算不上革命者！我是一个堂堂正正的共产党员啊！”

两个人都笑了起来。

“苏尔耶迪和勒迪明怎么样了？”勒特摩诺问道。

“苏尔耶迪逃脱了。很好，还有人在外面。”

“听说勒迪明被捕了。”

“我被判决流放到丹那·米勒去。”

“我也是。”

两人又笑起来。

“沙斯特勒苏维尔雅的情况如何？”勒特摩诺又问。

“他也在这儿。他带头唱《无产者玛丽安娜》，挨了一顿毒打。我想他一定是被打得昏迷过去了，要不就被吊了起来，所以没有再听见他的声音。”

“所有被捕的人都忠于党吗？”

“是的。只有一个人，当他听说要流放到利率的时候，哭了起来。这是沙斯特勒苏维尔雅告诉我的。他还叮嘱所有的同志不要哭，他说，在荷兰人面前一滴眼泪也不能流！参加了党，必须准备牺牲！他是对的，难道一个共产党员能在敌人面前流泪吗？”

勒特摩诺全身一阵阵地痉挛，感到非常疼痛，但是，他又满腔愤怒地高唱道：

全世界的资本家，
把人民推进贫困的深渊。
嗨，你们是流氓，是坏蛋！

当牢房里全体犯人都随着他同声齐唱的时候，他的歌声变得更加高昂了。这时，牢房的门叮当一声被打开了，三个狱卒一路骂了进来：

“你这流氓共产党，关在监狱里还要进行煽动、捣

乱！”

獄卒拳脚交加，拚命地毆打勒特摩諾，直到把他打得不省人事。可是，其他犯人仍在繼續不停地唱着，歌唱斗争，歌唱生活！

（根据勒特諾伯伯的故事而写）

苏卡艾西

苏吉阿尔蒂

是誰的殷紅的鮮血，
浸透了勃良安的土地？
啊，那是哈夷·阿山的血，
他被砍了頭，連同他的妻子兒女。
哈夷·阿山是土匪嗎？
不，他僅僅為了維護一小塊土地，
為了維護幾斗谷子和幾籬大米，
和妻子兒女們的生命，
被送上了斷頭台，
全家人都作了劊子手的祭禮。
殷紅的鮮血層層淤積，
劊子手掄着大刀向人們恫吓，
白皮膚的強盜啊，
在人類歷史的進程中，
他們喝着人的血……

一九一八年，在卡魯特，人們都在交頭接耳地談論着。談話聲越來越高，越來越充滿恐怖，震蕩着大氣，越過東勃良美麗的山崗和平原。

哈夷·阿山參加了芝墨勒米的暴動，他拒絕把谷子和大米交給荷蘭強盜，於是州長下令把他和他的妻子兒女砍頭。哈夷·阿山的鮮血流在芝墨勒米。

哈夷·阿山的全家慘遭殺害，血肉模糊的屍體被裝在一系列火車的車廂里運到卡魯特市。他們要让卡魯特市的全體人民看一看：暴動者的下場就是這樣的。人們聚集在卡魯特車站，到處是嗡嗡的私語聲，當淤滿鮮血的車廂抵達車站時，小聲的談話立刻變成了一片尖銳的叫喊。

人們看到的不僅是哈夷·阿山的血，也仿佛是自己的血、被壓迫人民的血！如今眼看這一情景，流在他們血管里的血也都沸騰起來。在聚集在車站上的人群中，站着一位年輕的婦女。她長得眉清目秀、皮膚嫩黃，一雙眼睛也顯得炯炯有神。當她看到鮮血從車廂的裂縫間滴下來的時候，眼睛里仿佛要冒出火來。她長久地站立着，然後又轉過身去，全身的血液都在沸騰。

“為什麼我沒有感到恐懼，反而感到滿腔氣憤？為什麼我的膽子變得這樣大，把站在那兒的荷蘭人看得跟一只蒼蠅一樣？為什麼，為什麼我的胸膛燃燒得這樣厲害，血液也在沸騰？我必須起來反抗！是的，我們大家都必須起來反抗！如果需要我也像哈夷·阿山那樣犧牲的話，

我将宁死不屈！”

苏卡艾西朝家里走去。她刚刚和她丈夫离婚不久，家里只有她一个人。她的丈夫是荷印政府的民政官，是个有着民政官血统的彻头彻尾的奴才。她不能跟他生活在一起，忍受不了那种奴才生活，而宁肯自食其力。

她每天临睡之前，眼前就浮现出哈夷·阿山一家人的血影；于是她那颗脆弱的心便激烈地跳动起来。

“我必须反抗！必须反抗！”

苏卡艾西加入了华蒂玛妇女会，积极地参加这个组织的各种会议，全神贯注地倾听长老们演讲和布道。但是，她渐渐地不满足于华蒂玛妇女会会议上的那些言论了。她等待着，希望那些会议、那些演讲者和布道者会提到哈夷·阿山为了保护一小块土地和妻子儿女的生命而洒下的鲜血，然而华蒂玛妇女会所谈论的尽是来世和天堂的事情，至于发生在祖国心脏的那些活生生的事实和日益激烈的斗争，她们连半句也不提。苏卡艾西终于感到失望，退出了华蒂玛妇女会，并且表示了这样的决心：

“我将投身到维护人民利益的运动中去，并把自己的整个生命交给它，为人民报仇！”

苏卡艾西的这一愿望不久就实现了。她迁居到雅加达，通过她的相识——一位铁路工人的介绍，参加了“红色人民联盟”，终于找到她所要找的組織。“红色人民联盟”解答了她心里的一切疑难问题，使她感到极大的满

足，全心全意地为人民工作起来。由于她工作积极，被接受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党员，入党的誓词激动着她的忠心耿耿的心灵，鼓舞着她，使她那颗纯洁而崇高的心，变得比卡隆貢山还要崇高。从这时候起，无产阶级的旗帜——斧头镰刀旗就一直插在她的心里，而且是永远不会拔掉，直到她生命终结的时候。

苏卡艾西在“人民妇女会”里工作，她每当想到自己能为人民献出一份力量，心里就充满了幸福。是的，生者的胸膛里永远飘扬着斧头镰刀旗，激荡着《国际歌》的歌声，而那些牺牲的烈士直到呼出最后一口气的时刻，仍然是紧紧地握着手里的旗帜。

在反抗斗争日益高涨的年代，熾热的战斗火焰燃烧着印度尼西亚的天空，无产阶级的旗帜举得更高了。激烈的风暴扫过崇山峻岭，将要把帝国主义从印度尼西亚的土地上扫荡干净。殖民政府一天比一天疯狂，颁布了一系列灭绝人性的法令。集会被禁止了，报纸被封闭了，新闻记者遭到迫害，革命领袖和群众受到追缉和逮捕；他们还掠夺人民的住宅和田野上的庄稼，搜查党和人民团体的会所。但是，在祖国各个角落——巴邻旁、勃良安、中爪哇和东爪哇……到处都掀起了农民暴动，饥寒交迫的农民举起大刀，高呼反抗的口号。

苏卡艾西天天听取各地的报告，报告人叙述了各地的反抗斗争和许许多多共产党员被捕的情形。人民要求

查了她的家，把她的孩子帶走了。

这个公務員也是黨員。苏卡艾西从聯絡員那里接受了繼續領導斗争的任务，因此她必須尽快地和外面的同志取得联系。

过了一些时候，苏卡艾西化名哈利瑪，可以自由出入斯宁第十兵营和第二十兵营。有一天，一个原屬於她那个支部的黨員沙基甫找到她避居的地方，交給她一个装着鈔票的信封，說是同志們捐獻給她的生活費。苏卡艾西毫不怀疑地在收条上签了字。可是几小时以后，两名警察在二十个密探的簇拥下闖了进来，把苏卡艾西逮捕了。在突然降临到头上的危險面前，她一点也不慌張，从容地說：

“好，先生們！你們現在捉住了我，我的生命可能将要完結了。所以我想洗一个澡，換身衣服和吃上一頓飯。”

“夫人，你無須太悲觀，我們並沒有說要把你處死。”

“哼，對我來說，这是肯定不疑的。我已經作好了准备，被捕以后，只有一死！”

苏卡艾西走进浴室，沐浴、換衣服，利用这个机会，在浴室里銷毀了重要文件；然后迅速地把一支手枪塞到褥垫的棉絮里，用綫縫好，再把子彈丟到铁床管子里去。她做完了这一切，从容不迫地吃了一頓飯。

“你們必須懂得，共产党人就是用这种大无畏的精神

来对待你们的逮捕和死亡！”她冷静地说着，眼前又浮现出哈夷·阿山的血影，心里说：“我宁死不屈！”

她在警察总局被关了一个月，睡在冰冷的地板上，敌人连一张席子也不给她。后来有几个警察被她那种坚贞不屈的精神所感动，给她送来一些旧报纸，使她多少可以抵御一下地板上的寒气。每天早晨从七点钟起，苏卡艾西就被命令坐在警官的桌子底下，一直到那个警官下班离开时为止。凡是来警察总局办事的人，一看见警官的桌子下面坐着一位妇女，都不禁感到惊奇。这时，警官就立即向他们介绍说：

“先生们，这是我刚捉到的女共产党。我为她出了五百盾钱的悬赏，结果是沙基甫替我捉来了。”

人们带着惊异的神色对苏卡艾西望着，想要看看共产党员、特别是女共产党员到底是怎样一种人，并且一面看一面不住地摇晃着脑袋。那些经常出入警察总局的警官太太们，一看见那个警官，也探头探脑地朝桌子底下张望：

“你的共产党夫人还在吗？”说完，就是一阵哄堂大笑。

苏卡艾西不能忍受他们的侮辱，有一次警察长来了，她立刻向他提出抗议：

“警察长先生，你的属下用卑鄙无耻的态度对待我，强迫我坐在桌子底下，还拿我当作众人取笑的材料。你

以为我会为共产党员的称号觉得羞愧吗？不，我感到自豪！你们这样对待政治犯，难道不感到可耻吗？”

后来她被迁移到一个稍好一点的地方；不久法庭作了判决，又被送进格洛托克监狱。她在那里过了一年半的囚犯生活，受尽了折磨和痛苦。“我一定要反抗！一定要反抗！”这是她当时的唯一的念头。她全身的血液都在沸腾，可是身体却日渐衰弱和消瘦下去。

在监狱里，她听到她领导的丹那·阿邦支部的党员沙义兰和乌辛被判处死刑和被吊死的消息，心头的怒火燃烧得更加熾烈。她说：

“把我流放到利辜去吧！别让我在这里受折磨了！”

苏卡艾西在格洛托克被监禁了一年半之后，终于流放到利辜，并且由她自己担负了法庭的一切诉讼费用。她在利辜遇到许多随同丈夫流放来的妇女，对她们表示了最崇高的敬意，同她们建立了亲密的友谊。

苏卡艾西的思想更加成熟，她已经锻炼成一个久经考验的女战士，从不推卸历史所赋予的神圣任务。她和利辜的成百成千的战士以及全印度尼西亚的战士一起，继续为印度尼西亚的独立和解放做一切准备。

苏卡艾西和她许许多多的同志，不仅有着光荣的历史，而且还要争取美好的明天！他们的斗争和贡献无愧于时代！苏卡艾西对她战斗的一生、对她的昨天和明天，是引以自豪的，全体印度尼西亚人民都会为有这样优秀

的妇女而感到光荣。

历史不会遗忘这些为独立而斗争的先驱者，人民将永远怀着感激的心情记住他们。

哈夷·阿山的血债还没有索还，
他们又杀害了沙义兰和乌辛，
绞刑架下，
充满着新仇旧恨！
红日在天空高照，
全世界已经觉醒，
前进！前进！

来自流放地

德·伊斯干达尔

一九四七年，一艘开往不祿港的船只駛离了馬老奇港的碼頭。京多凭栏而立，望着船边上濺起的浪花。他时而凝視前方，时而眺望剛剛离开的伊里安大陆。

“独立，解放！”京多低声地念着，反复地咀嚼它的含义。那么在这两个詞里面究竟包含一些什么呢？独立是建立沒有压迫和剝削的社会的桥梁和基础，因而它的实现就意味着部分理想的实现，会給人們带来胜利的欢乐；但是实现它的过程却是曲折而又錯綜复杂的：其中有忠誠的献身，有艰苦的斗争，有种种迫害和牺牲，也有一些人叛变投敌。所有这一切，就像銀幕上的画面一样清晰地出现在京多的眼前。

一九二七年暴发了西苏門答腊共产党人的暴动。

暴动失败以后，許多党的干部遭到逮捕和杀害。逃到馬來亞去的人毕竟是少数。不过，尽管他們本人脱离了虎口，但他們的妻子却受尽了折磨，敌人强逼她們說出

丈夫的去向。

敌人抓来一些妇女，把她们的头发结在一起，然后使劲地朝四面拉扯。京多亲眼看到了这种野蛮行为，听到了她们的哭号声。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是一向和人民同甘共苦的党，面对这一情况，是不能袖手旁观的，所以党委立刻召开了会议，决定派京多向荷兰人自首，由他一个人把这次暴动的责任全部承担下来。

京多和上百名的同志们被流放到打那每拉(红地)，后来又迁到打那丁宜(高地)，这真是名副其实的“升格”。

马老奇在视野中变得越来越模糊了。京多和其他同志一样，宛如海浪冲击船身般沉重地叹了口气。大家都在望着那个渐渐模糊的、变成了一个小小点的地方，脑海里浮起了悲痛和欢乐的往事。

京多想起了留下来和最先离开的同志、死于瘧疾和肺病的同志、被杀害和被吊死的同志，以及在逃跑时遇难和下落不明的同志；至于那些叛变的家伙，不是自杀，就是把自己出卖给荷兰女皇，乞求赦免去了。京多回想着这种种情景，心中对无数忠心耿耿的同志充满着敬意和火热的爱。

“阿利亚汗姆同志，我亲爱的同志和朋友！”京多望着飞掠过浪涛的海燕低声叫道，“你对党和人民表现了无限

的忠誠，請接受我對你的親切問候和熾熱的愛吧！我和同志們宣誓：我們將朝着你開辟出來的道路繼續前進！”他目送着向岸邊飛去的海燕，像是要請它把這些話給阿利亞汗姆帶去似的。

關於阿利亞汗姆，有兩件事給京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就是他對黨的赤胆忠心和對同志的熱愛。當然，他的聰明機智也是極為出眾的。

機艙里發出平淡的、有節奏的隆隆聲，偶爾也發出一兩聲氣喘似的聲音。動蕩的海洋把船身顛簸得越發厲害了。京多拿出萬金油，往額頭上、脖頸上和鼻孔里擦着，做着深呼吸。

這時，京多又想起了叛徒基丹姆。最初同志們雖然還沒有抓到他投敵的證據，然而早就對他有了戒心。有一天，他們開會討論分批逃跑的計劃，計劃還沒有來得及執行就遭到了敵人的搜捕，充分暴露了基丹姆干了一些什麼樣的勾當。自從他立了這件“大功”，他的住處就有了白米、牛奶和牛油。他向威爾明娜女皇求赦，賭咒發誓地要“改過自新”。果然過了五年之後，他便被送回了家鄉。

加迪克和基丹姆是一路貨色，他向荷蘭人獻媚討好，被提拔當了警察。京多還記得，每當這個加迪克警察碰上他或別的同志時，總是把頭低下來。

京多發現一個小小的黑點出現在無邊無際的海面

上。远方的水平线一会儿高上去，一会儿低下来；时而斜向左边，时而又斜向右边。不久，黑点越来越大，终于看出来是一艘船只。

京多又想起了巴西尔，情不自禁地仰头大笑起来。巴西尔是一个乐天派，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日子里从不会失去他特有的幽默。他逃跑过几次，每次都失败了；不是被敌人抓住，就是迷了路自己走回来。有一次他逃跑没有成功，被抓回来关了禁闭，他对京多和其他同志说：

“等他们解除了我的禁闭，我还是要跑的！”

果然后来他又和另外一个同志逃跑了。但是几天以后，伊里安森林里的一个酋长带着两双耳朵跑来见荷兰地方长官。原来是他把这两位同志杀害了。而这个酋长所得到的赏赐只不过是四把小刀子。这显然是荷兰人布置下的杀人圈套。

“野蛮！”京多忍不住心中的怒火，大骂起荷兰人来。

荷兰人利用当地居民的落后，特别是利用酋长的个人欲望，从中挑拨离间。其实，当地居民是很善良的。关于这一点，使京多想起了在打那丁宜的一段经历。那时荷兰人一心想迫使流放在打那丁宜和其他地方的人屈服，想方设法，不择手段。他们许下种种好听的诺言，用尽利诱办法，但是这一切都没有奏效。最后终于使出一条阴险狡猾的借刀杀人的毒计，决定利用当地的酋长，甜言蜜语地唆使他们袭击流放者的村子。荷兰人认为这是

一个最有效的办法，企图迫使流放者向他們討饒、“改过自新”；同时也不必担心流放者会逃跑，因为那也是死路一条。

有一个名叫馬諾普的瑪比亚族的酋长，受了荷兰人的欺騙，听信了他們的各种各样的諾言，答应去襲击打那丁宜。一天，馬諾普帶領几十名部下把村子包圍了，派三个人进村偵察。京多早已想好跟他們交朋友的办法，于是把三个人請到屋里，同他們談話，并且拿出釣鈎和烟草給他們看，后来又把这两样东西贈送給他們。

京多的估計一点沒錯。第二天，那位酋长果然帶着他的部下前来会見京多。京多已經准备好了一堆釣鈎和一大堆烈性烟草。馬諾普被請到屋里，发现这些东西，眼睛里頓時閃爍着喜悅的光芒。

“馬諾普和京多是兄弟！”馬諾普热泪盈眶地說道。接着他弯起京多的手指，用自己的手指勾住，紧紧地拉着。这是瑪比亚族表示亲密的一种礼节。然后他們又互相在对方的兩頰上各吻了八下，表明他們之間已經建立了亲兄弟般的情誼，任何力量再也不能把他們分开。

“馬諾普，你說的很对，我們是亲兄弟，我們都是受外国压迫的同一个民族！我們应当团结起来把他們赶走！”京多紧握着馬諾普的手說，又一次热烈地拥抱起来。

从那次以后，他們之間建立了友誼，馬諾普常常帶着香蕉、肥鸡等礼物来看望京多。从此，就經常发生荷兰巡

邏队遭到襲击的事件。

赤裸裸的太阳正在西沉，大海上翻滾着一片紅色的波濤；不久，太阳完全沉入海底，海面立刻被一团漆黑籠罩起来。——冷風吹来，京多連忙翻起衣領。这时一位朋友来叫京多吃飯，但是他拒絕了。

日本开始了侵略行动以后，伊里安也沒有幸免。然而日本人却沒有像荷兰人所希望的那樣，把流放者的村庄当作攻击的目标，相反地倒是襲击了荷兰人和他們的工作人員的住宅区。于是荷兰人开始怀疑起来，以为日本人一定会利用流放者来反对他們，所以才匆匆忙忙地用船或飞机把流放者疏散到澳大利亚去。

然而他們对待打那丁宜的流放者和对待其他的流放者不同，只用一艘載重五十吨的小船运送。他們认为：即使日本人把船炸沉了——当然是他們巴望不得的事情——自己也不会受到多大的損失。

船上一共是八十五人：四十个流放者、三十个卫兵和十五个船員。其中除了一个荷印混血儿之外，全都是印度尼西亚人。看起来荷兰人的企图是一目了然的。

所有的人都很害怕，尤其是那些卫兵和船員，一听到“日本”两个字，就足以把他們吓昏过去。的确，只要遇上了日本飞机，很少有逃脫的可能。流放者中的共产党人大都鎮靜如常，他們相信自己的智慧能够战胜日本的飞机。

他們剛剛启航就遇上了風暴，船身在動蕩的波濤中顛簸着，一会儿像被海吞沒了似的沉下去，一会儿又升起在浪頭上。到了第二天，果然遭到了日本飛機的轟炸，可是船上的高射炮却無聲無息，炮手全吓得躲了起來。情況十分混亂，京多在同志們的支持下站出來進行領導，全體船員也都表示擁護他。為了大家的安全，京多首先要求船員同舟共濟，相信和服從他的領導，齊心協力地對付日本人的襲擊。

京多決定在夜間航行，而且放慢速度，以免濺起的浪花暴露目標；白天便隱蔽在一些荒島之間，防避敵人再次空襲。此外，那些勇敢的流放者也學會射擊技術，代替了原來的高射炮手。

他們就這樣日息夜行地從一個海島駛向另一個海島。在一個海島附近，忽然發現許多屍體，有的漂在水面上，有的嵌在礁石之間。看來像是被日本人炸死的，其中有印度尼西亞人、白種人和印度人，也有一些日本人和日本飛行員。

航行到第六天的時候，出乎意外地又和日本飛機遭遇了。全船的人都集中在一起，人手一槍地臥倒在甲板上，把槍口朝向天空；高射炮也已經準備停當，待命發炮。日本飛機終於俯衝下來，各種武器同時開火，機身立時被打得七洞八孔，不知墜落到什麼地方去了。

經過七天七夜的航行——平時只需要三天三夜——

终于平安地到达了澳洲东北部某州。船員們在卫兵的支持下，意外地举行了一次盛大的宴会，感謝流放者的领导人，并說要是沒有他們的领导，根本不可能平安地来到这里。那个荷印混血儿的卫兵队长也感动地拥抱着京多說，他虽然不贊成共产主义，但他十分敬佩共产党人的领导能力，表示对他上級的这种恶毒的居心感到痛心，认为正确的东西最終一定会胜利的。

“正如你們理想的那样，总有一天会出现一个富强的印度尼西亚。”他誠懇地說道。

“归根結底，我也是个印度尼西亚人。”他又躊躇地补充了一句，好像还不好意思說出口似的。

之后，开始了交接工作，流放者被移交給了澳大利亚军队。澳軍的态度非常凶狠，一个个端着上了刺刀的枪，用怀疑的眼光監視着流放者的一举一动，仿佛生怕这些流放者会跟他們搏斗似的。

“你們是从哪里来的？”一个軍官問道。

“从伊里安的打那丁宜。”

“你們就是那些专爱杀人的野蛮人吧？”

“不錯，我們野蛮、爱杀人。不过我們杀的是那些掠夺我們国家的人。”

“这是什么意思？”

“先生，你听說过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二七年的印度尼西亚暴动吧？”

那个军官一听这话，面色大变，怀疑地打量着京多说：

“你是说共产党的暴动？”

当京多作了肯定的答复以后，那军官向四周环视了一下，连忙向他们致意，并且请求原谅。这时，几乎所有的士兵在态度上都起了明显的变化。在这之前，他们接到通知说，将有一批野蛮人到这里来，都是一些杀人犯和大强盗。

“我将立即把印度尼西亚同志到来的消息向委员会报告。”

第二天，委员会派来代表，对昨天发生的误会表示遗憾，同时还带来了澳大利亚同志和进步人士送的礼品。后来又陆续送来不少礼物，派来了医生……

京多依然站在栏杆旁边。黑暗的天幕上只有星星在闪烁着光亮。船又继续航行，隆隆的机器声和浪花飞溅声和谐地交织在一起。京多眺望着遥远的前方，无边无际的海洋仿佛在向他挑战。

“任务还很艰巨……”

京多自言自语地说着，眼前浮现出故乡的情景……

（根据芒古敦·沙迪和梭斯罗提供的材料写成）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下令在全国起义。这天晚上，正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九二六年的前夜，几位共产党领袖开会讨论了人民的要求。共产党人有着冷静头脑，充满人道主义感情和深沉的爱。现在就起义吗？现在？而一旦举行了起义，不达到目的是不能罢休的，所以只有在具有胜利把握的时候才能行动起来；要尽量避免牺牲，把牺牲减少到最低限度。而现在，举行武装起义的时机还没有成熟。但是，人民群众既然已经起来，党只有坚决地站在最前头，领导人民斗争；党不会让人民在没有领导的情况下进军，人民的利益和党的利益是一致的。如果形势需要进行反抗，党就必须站到斗争的最前哨。这就是党的领导的意见，也是苏卡艾西的意见。

是的，起义不能命令，但也不能阻止。起义一旦爆发，党就要挺身而出，站在前面担负起领导的责任。

十一月十二日前夕，斗争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苏卡艾西离开了自己的家，奉命在一间阿拉伯人的空仓库里指挥群众。铁路工人将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二日开始罢工，到时候会有成千上万的群众攻打格洛托克监狱。

可是，在前一天的午夜，荷兰密探嗅出了罢工的消息，第二天一早，在全雅加达市开始了大搜捕。苏卡艾西一心只想到党的安全，逃脱了荷兰密探布下的罗网，藏匿在一个荷兰政府公务员的家里，并且听到消息说：警察搜